

刘富海



小战士的 足迹

XIAO ZHANSHI DE ZUJI

小战士的足迹

刘震海

吉林人民出版社

小战士的足迹

刘震海

*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吉林市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3.125印张 61,000字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500册

统一书号：10377·23 定价：0.48元

内 容 介 绍

本书是一位革命老同志，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为青少年们写的革命回忆录。作者着重记叙了童年时代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游击战争中，跟着八路军，转战冀中平原，投奔延安的艰难历程；在延安，又生活、学习在毛主席、周总理等革命领袖身边，亲身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和延安保卫战；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了四年。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用战斗迎来了祖国的黎明，锻炼成为一个革命战士，充分说明了我党、我军是一个革命大熔炉。该书史料真实，文字流畅，特别是革命领袖对下一代言传身教，写得活灵活现，战争年代革命同志间的关系，描述得真挚感人；以孩子的口吻，讲述那过去的故事，形象逼真，是今天青少年们重温革命传统的好读物。

目 录

第一章	津沱河畔的夜晚	(1)
第二章	背上了小马号	(10)
第三章	冲出封锁线	(20)
第四章	艰难的行程	(33)
第五章	初到延安	(45)
第六章	难忘的豹子川	(52)
第七章	在延安保卫战的日子里	(64)
第八章	在周总理身边	(78)
第九章	永恒的怀念	(87)
第十章	在新长征路上	(93)



第一章 滹沱河畔的夜晚

那是一九三八年的事，距今已有四十五年之久了。漫长的岁月，不断地冲刷着我的记忆，许多往事都渐渐地忘却了，可是，唯独这件事，我一直不能忘怀，并时常在脑海里浮现。

这故事发生在我的故乡——冀中平原的滹沱河畔……

1

“娘！”我喘着粗气，还没跨进门槛就喊起来。

“啥事？”娘抬起头，瞥了我一眼，不紧不慢地问。娘怀里抱着我那三岁的妹妹，正给她喂糊糊。

“可不好了！‘黑东西’领着一伙打手，正在坟茔地伐树……”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向娘报告这个可怕的消息。

娘一愣神，脸色猛地变得十分严肃，急忙把小妹妹塞到我怀里，说了句：“我去瞧瞧！他刘老君真敢做出这种绝户事？我跟他没完……”

刘老君就是“黑东西”，“黑东西”是外号，刘老君是本名，他家大业大，是我们报子营村的头号恶霸。此人心狠手毒，无人敢惹。我害怕娘吃亏，想把她拦住，可是她不理我，甩开大步冲出了门。

娘走了，屋里只剩下我跟妹妹，心里有些空落落的。那年我刚刚满十岁，因为总是吃不饱，长得又瘦又小，胆子也不壮。我爹不在家，跟八路军一二〇师打鬼子去了，家里家外都是我娘一个人操持，她不在，我心里就没底。再说，我也担心娘吃亏，我背起妹妹就往坟茔地跑。

坟茔地在村子西头，滹沱河的北岸。那是我们刘氏家族四百户人家共有的坟茔地。茔地很大，方圆四五亩地，茔地上树本林立，都是长了几十年的上等木材，这是属于我们刘氏四百户人家的共同财产。可是刘老君，依仗他是族长，人多势众，家中又有枪有刀，便横行乡里，欺男霸女，妄想独吞这几百棵上等好树。哼！这不是欺负我们小门小户吗？我越想越生气，脚步也快起来，可趴在我背上的妹妹却不理解我的心情，哭哭咧咧地喊着慢点儿走。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哪能顾得了她啊！我不顾一切地放开腿跑起来。

还离挺远，我就听到一片嘈杂的喊声、骂声、还有哭声。我停住脚步往前一看，禁不住“哇”地一声哭起来，完啦！那些树，全都伐倒了，东倒西歪地躺了满地。这些树，也有我们家一份，我娘还指望用它盖房子呢！再说，这些树

给过我们这些半大小子多少欢乐啊！我们在树荫下乘凉，爬到树上掏喜鹊窝，青黄不接的时候，树叶还救过我们的命！可是现在，这些树全都倒下了！我好象失去了一大帮亲密的朋友，心里疼得厉害。我把妹妹放到地上，抱住一棵最粗的老树，放声哭起来。

“娘！”突然，妹妹尖叫一声，趑趄趑趄地往前跑，我吓了一跳，抬头一看，“黑东西”刘老君指挥一帮狗腿子，正要往大轱辘车上装木头，我娘不让他们装，站在车箱板上拦挡着。娘是个刚强人，得理不让人，她大声浩气地喊：“这是四百户人家的树，你凭什么独吞？这木头你不能拉走……”

我一颗心也悬到了嗓子眼……

那场面可真吓人！

可是刘老君根本不理茬，他依仗人多势众，大打出手，命令他大儿子刘小池、三儿子刘八刚，跳上车，把我娘推下来。我娘不吃他们这一套，连撕带挠地挣扎，小妹妹和我都吓坏了，连哭带喊地扑过去。

刘小池飞起一脚，把小妹妹踢出老远。我娘看在眼里，哭喊着，不顾一切地从狗腿子们的手里挣脱出来，弯下腰，把小妹妹抱在怀里。

刘小池这一脚踢得太重，太狠，小妹妹的脸上立时流满了血，昏迷过去。娘吓坏了，抱起妹妹就往村里跑。村里有个老中医，会治跌打损伤，我娘抱着妹妹直奔他家。

娘光顾着抢救妹妹，顾不得和刘老君说理，乘这个机会，他们把一车又一车的上等好木料运回家中，私自开起了一个木器场和棺材铺。

2

老中医心眼好使，尽心尽意地为妹妹治伤，妹妹很快就好了。妹妹的伤虽然好了，可娘心里的伤却没法痊愈，她咽不下这窝囊气，领着我，抱着妹妹，到区抗日民主政府去告刘老君的状。区政府在大河庄，离我家二十里路，我们娘三个吃过早饭动身，赶晌才到。

区长是位老干部，兼着区小队的队长。他是四川人，矮个头，大眼睛，精明强干。娘找到他，详详细细地讲了事情的全部过程。他听了之后，非常气愤，当即领着几名干部和区小队来到俺们村。他进村之后，走东家，串西家，详详细细地进行调查研究，核实了解，最后决定：坟茔地上的树，按户头分给各家，另外罚刘老君七十块大洋。

这个决定大快人心，我们刘氏家族中的穷苦人都感谢区政府给撑了腰，大伙也都夸奖娘，说她有穷人的骨气，敢出头给穷人说话，是个刚强的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场更悲惨的灾难又落到我们头上……

3

初冬的深夜，阴冷阴冷的，寒风夹着雪花，扑进我家那东倒西歪的破土房。我冻得直打哆嗦，怎么也睡不着，娘可怜我，把我拉到她跟小妹妹的被窝里，三个人挤在一起，能暖和一点儿。

我刚刚有些迷糊，突然，娘蹬了我一脚，把我惊醒了。

在黑暗中，我惶惑地望着娘，刚要问她干啥，她却抢先捂住我的嘴，贴着我的耳朵小声说：“外边有动静，好象不少人，八成是刘老君来报复咱们。你猫在被窝里别动弹！你是咱家的一条根，万一我跟你妹妹出了事，你可要报仇啊！”我娘声音很小，可一字一句都象刀子一样戳我的心。我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但我暗记着娘的话，猫在被窝里不敢动。

“啞啞！”外面的人开始砸门，可门闩顶得很紧，他们没能砸开。“啞啞！”他们又开始砸窗，窗被砸开了，一闪身，跳进两个黑影。前边那个是大高个儿，手里握一把寒光闪闪的杀猪刀，有点儿公鸭嗓，恶狠狠地说：“我灭了你全家！让你跟我过不去！”听语声，是刘老君的大儿子刘小池。我吓得急忙缩到炕角的被窝里，紧接着，我听到妹妹的惨叫声，再接着，听到娘又喊又叫，连撕带抓地跟他们拚命。刘小池压着啞嗓门，喊：“八刚，快给她一刀，我这手让她咬住啦！疼死我喽……”刘八刚是刘老君的三儿子，他练过几天武术，杀人不眨眼。只听娘惨叫一声，再也没有动静了。接着，两个黑影窜出窗外。守在窗外的人问：“杀死没？”听声音是刘老君，恶狠狠的，老声老气。

“死了！”刘八刚的声音。

“叫他们全家灭种绝根，烂在屋子里，臭在屋子里，哼，叫她再告状，叫她再跟着共产党！……”刘老君说。

“快走吧，我这手让那老娘们儿咬伤了，钻心地疼，快点儿回家上药吧！”刘小池哭腔哭调地嘀咕。

随着一阵脚步声，他们渐渐远去了。

夜又静得可怕。

我从墙角的被窝里爬出来，哆哆嗦嗦地划根火柴，将煤油灯点着，昏黄的灯光，映着屋子里的惨状，我险些吓昏过去。炕上炕下墙上全是血，娘昏倒在地上，脸色惨白，鲜血顺着四处刀伤往下滴。妹妹躺在炕上，脸上也全是血，几乎断了呼吸。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凄惨的场面，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只是伏在娘的身上，哭天嚎地地喊起来。



娘真是命大，死里逃生，她竟然没死，被我的喊声渐渐地从昏迷中唤醒。

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勉强睁开眼，叮叮地瞅着我，有气无力地说：“快去报告！快去……”

我有些犹豫，跪在她面前，战战兢兢地说：“我怕……‘黑东西’他们没走远，在外边等着，把我也杀了……”

娘极不满地瞪了我一眼，猛一挺身，挣扎着坐起来，抓过一把菜刀，喘息着，一字一句地说：“好孩子，你要听娘的话，快去报告，捉住他们！你要是不去，他们把你也要杀了”

的，那咱们全家都别活了！”

娘的话，象刀子戳心，我实在受不住。我抹了把眼泪，一咬牙，从地上爬起来，接过娘手里的菜刀，抓过一件破棉袄套在身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去报告。

找谁呢？夜色沉沉，寒风呼啸，我一时有些蒙头转向。去找区政府？可是区政府在大河庄，离我家二十里地，等我跑到那，恐怕什么都耽误了。再说，娘怎么办？她伤得那么重，得赶紧找医生治伤啊！我急得直搓脚，猛然间想起村里住着一个抗日游击小组。我心里豁然一亮，放开脚步就往游击小组的驻地跑。

游击小组是区小队派出来的，住在我们村的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这天夜里有两名战士值班。他们一见我三更半夜地闯进来，都大吃一惊，忽地一声站起来，拉住我的手问：“咋啦？”

我一头扑在他们的怀里，泣不成声，抽抽泣泣地把我家的悲惨遭遇讲了一遍。

他们俩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没等我讲完，都气得跳起来，领着我去找村长和支书。

村长和支书被我们从睡梦中喊醒，二话没说，连宿带夜地来到我家。这时，母亲和妹妹都昏过去多时了。乡亲们请来医生，又是扎针敷药，又是包扎，总算把俺娘和俺妹妹抢救过来了。

第二天，乡亲们去大章村，把姥姥接来。姥姥安慰了娘几句，便领着我到大河庄区政府去告状。

我一进区政府的大门，就搂住区长的大腿放声痛哭起

来，姥姥也陪着我哭。

区长耐着性子，听完我和姥姥的控告，当即集合区小队全部武装，由他亲自带队，急行军赶到我们村，捉拿凶手。

4

刘老君家大业大，人多势众，修有高大的围墙和炮楼，他们手里还有几支长短枪。刘老君一看见区小队来抓他，便感到大事不好，急忙召集手下的人马，关闭大门，登上炮楼，跟区小队对打起来。

区小队的战士都很机智勇敢，特别是区长，打仗很有一套，他把队伍分成两个战斗组，一组在正面佯攻，一组在后面迂回，很快就将刘家大院拿下来，活捉了刘老君和他的大儿子刘小池、三儿子刘八刚。

三个凶手就擒，全村的穷苦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纷纷起来控诉刘老君父子的罪行，强烈要求将他们枪毙。

姥姥更是激动得厉害，他一把揪住五花大绑的刘老君，恨不得一口咬死他才解恨，可是，区长却命令区小队把三个凶手押回区政府。

5

春天来到了溱沔河畔，草青了，树绿了，野花也开了。娘和妹妹的身体渐渐地恢复了健康。

这天一大早，村里大柳树下的大铁钟咣咣当当地响了起来，全村的人都摆下活计，集中到小学校的操场上开大会。

这个大会是区长主持的，内容是控诉宣判老恶霸刘老君

父子三人。

会场上的气氛很严肃，几百双眼睛都喷着仇恨的火焰，直盯盯地注视着刘老君、刘小池和刘八刚。

娘是第一个登台控诉的，她实在是个性格刚烈的人！在凶手们的刀枪面前，她没有屈服，她把个人的生命置之度外。村里的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用尊敬的目光仰视着她。当然，也有人恨她。刘老君、刘小池、刘八刚三个恶棍，这会儿低垂着头，站在几百双愤怒的眼睛面前，一个个面如纸灰。这会儿，他们心里想些什么呢？

在人们控诉完之后，区长庄重地宣读了判决书。

几声清脆的枪声，击毙了三个恶棍。这场“官司”总算有了最后的结局。

在这不久，娘入了党，开始做村里的妇女工作。我也进了抗日小学，开始学习革命的道理。

更艰难、更曲折的生活之路，展现在我的面前……



第二章 背上了小马号

1

区政府处决了“黑东西”，我进了抗日小学读书。童年的生活又开始了新的一页。

这天放学，我连蹦带跳地向家里跑去。我高兴极了，今天又学会了不少字：“共产党，八路军，打日本，救穷人。”等到了家，一定把这些字好好念给娘听听。

路边的小草，绿油油的；野花开得正艳，红鲜鲜一片；清亮的小溪，唱着歌欢快地向前淌去；天上的白云，一朵追逐着一朵，真象我和伙伴们在嬉闹。

到了家，娘正在收拾西屋。西屋平时没人住，莫非是谁来了？听人讲，老八路的大部队要开到我们这一带。

“是不是八路军要来了？”我放下书包问。

“谁说的？”娘笑吟吟地看着我，“快去吃饭吧，小孩子家，别打听大人的事。”

娘这时已经是村里妇救会主任了。她虽然刚过三十，但是，沉重的生活担子已经使她头上添了几根白发，眼角旁刻上了几道浅浅的鱼尾纹。她勤劳，刚毅，还懂不少革命道理，为乡亲们的事，常常贪黑起早，跑东跑西。爹参加八路军走后，我们兄妹和娘相依为命，娘就是我们的主心骨。我们一家的生活，完全靠抗日民主政府负责。

“快去吃饭吧。”娘亲昵地对我说。

“哎！”我答应着，翻开抗日小学的课本，走过去对她说：“娘，你认识这几个字吗？”

娘笑了，抚摩着我的头说：“傻孩子，娘一天学没上，抗日识字班也刚去，哪能认字呢？来，你教给娘吧。”

我乐得差点蹦起来，我也能当先生了。我指着课本念道：“共产党，八路军，打日本，救穷人。”娘也跟我一字一顿地念起来。念了几遍，娘意味深长地对我说：“这些字，不要光会念，还要懂得它的道理。共产党是我们穷人的大救星，引导人。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把‘黑东西’一类的坏蛋消灭干净，穷人才能翻身过上好日子，穷孩子们都象你一样，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去读书。”

娘讲的道理，和我们校长讲的一样。听说我们的校长是在党的人，莫非娘也是党员。我惊喜地问：“娘，你在党吧？”

“你咋知道的？”娘笑眯眯地问。

“你准在党，若不怎么能讲出这么深的道理！”我肯定地

说。

娘虽然没有回答我，但我已经知道娘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吃完饭，我摘下挂在墙上的小马号。这是我最心爱的东西，我用红绸子把它擦得溜明锃亮，都能照出人影。它是双管，有八个音，一吹起来，嘀嘀嘀响，能吹出嘹亮雄壮的歌声。我这个儿童团长，就靠它来召集我那些“兵”。我来到村中大树下，吹了一阵号，不一会儿，铁蛋、二妞、强牛都拿着红缨枪来了，我们又开始站岗、放哨、查路条……

2

第二天清早，我正睡得朦朦胧胧，就被一阵号声惊醒了。“嘀嘀嗒——嘀嘀嗒”，这号比我吹得响亮，带劲。这时，我发现我的屋里住进了几个陌生人，其中有一个，留着大胡子，看样子象官，他们穿着灰衣服，打着绑腿，都带着“八路”的臂章。我心里又惊又喜，我们村子真的来了八路军。我再也躺不住了，跟着他们跑了出去。

我到村中的空场上一看，已经来了不少八路军战士。一个小战士着装整齐，非常英俊，正神气地吹着号。我走近一看，他的那把小铜号比我的还带劲，号上系的红绸子象团火苗，直飘动。小战士的年龄比我大几岁，一双亮亮的眼睛，挺讨人喜欢，鼻子有些往上翘，怪好玩的，嘴唇严肃地闭着。他也穿一身灰军装，头上扎着羊肚子手巾，往那儿一站，威武气派。我想若是能和他交个朋友可不错，还能吹吹他的小军号。